

中華名醫

亞群編



學苑出版社出版

中华名医

亚群 编

学苑出版社

1190780

责任编辑 陈京卫

封面设计 王 娟

封面题字 曹策基

中 华 名 医

亚 群 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社址：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2万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0-237-O/R·6

定价2.50元

2K89/1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介绍我国当代名医以及他们在医学领域的杰出贡献的文章60余篇。文章不仅介绍了各位名医的特点、所得成果及典型医案,还对他们的性格特点、高风亮节及为医学献身的精神进行了速描式的刻画。文章的专业性与通俗性水乳交融,文笔深入浅出,生动、流畅。读者可以从各位名医的奋斗事迹中得到启示与鼓舞,并了解到我国当前医学的最高、最新成就,取得增强医学知识,提高抗病求医的能力和与疾病斗争的信心的效果。

目 录

医术与生命同辉——记老中医孙秉严.....	1
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教授.....	5
中医痰病学专家朱曾柏.....	9
老树春深更著花——记著名老中医王乐善教授.....	13
中医眼科能手黎家玉.....	16
银针在闪光——记治瘫专家高锡朋.....	18
探索耳穴的奥秘——访全国耳针协作组黄丽春军医.....	22
“张太溪”与太溪穴——记北京鼓楼中医院张士杰.....	26
磁镊针疗法发明者侯升魁.....	29
张维与稀世芒针.....	32
艰难的起飞——记头针专家焦顺发.....	35
眼针疗法创始人彭静山教授.....	38
军医谭培福的能量点穴疏经法.....	41
鼻咽癌病专家曾毅.....	44
探索食管癌病因的人贺立绩.....	50
攻克胃癌的医师郭孝达.....	55
向白血病宣战的陆道培.....	60
血癌克星何平.....	65
叶耀光为血液病人带来福音.....	70
向绒癌夺取生命——记宋鸿钊教授.....	74
锲而不舍攻癌症——记刘同乐、刘闻庆两兄弟.....	81
他抢在死神之前——记肿瘤防治研究所胡永升.....	86

气管炎的克星在升起——记回族老中医买耀华	88
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记骨科医生于仲嘉	92
驼背患者的救星万年宇	100
首创痔疮新疗法的任全保	103
肛肠专家芦克捷	109
治疗脉管炎能手马同长	112
类风湿关节炎的克星李振华	119
中医治疗烧伤的重大突破——访青年医生徐荣祥	123
妙手自有回春力——记骨科医生唐宏桂	127
饮誉海内外的平乐郭氏正骨	130
“神”从何来——记颈椎病专家倪文才教授	133
举手之劳 千人获福——记治疗肩周炎专家乔梁	138
“中国整形外科之父”——记宋儒耀教授	140
塑造眼睑美的医师吴步珊	144
给牛皮癣患者带来福音的人赵学铭	147
攻克鱼鳞病的医师周鸣歧	150
皮肤病专家曲魁遵	153
征服癣病的人庞顺利	157
孩子们的保护神——记现代儿科专家诸福棠教授	162
著名儿科专家刘弼臣	165
奇方送子 出神入化——访中医妇科专家沈修	167
张丽珠教授与第一个试管婴儿	172
他找到了治疗肝炎的好药品	
——记朝阳丹发明人姜廷栋	175
“甘石创愈散”发明者苏维杰	179
周达春和他的新药	183

医术与生命同辉

——记老中医孙秉严

曹 狂

癌，人类健康的大敌，攻克癌症是医学界的首要课题。

北京市肿瘤骨伤基金会副理事长、医务部副主任孙秉严大夫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研，在中医治癌方面摸索出一套有效办法，先后治愈五百多例癌症患者，并从理论上对癌症的形成、治疗有着独到见解，写有多篇论著。日前我访问了他。

年逾六十五岁的孙大夫神采奕奕，面色红润，热情而且健谈。

“听说您现在每月穿梭北京、深圳间为患者看病？”我问。

“是的，上半月在深圳流花医院，下半月在北京第六医院。”他回身从书柜里搬出厚厚一摞牛皮纸包装的材料放在写字台上，对我说：“你看看这个吧！”原来这是些整理得非常细致的病案，每份材料都详细地记录了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情况，还有病人各时期的彩色照片。

我拿起一份病案，上面是这样一位患者，名叫王文

虎。患胃癌,于1983年7月在一家医院剖腹探查,术中发现肿瘤已侵犯其它器官,无法手术切除,被医院宣判了“死刑”。患者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孙大夫。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在北京友谊医院复查,一切良好,现在病人已上班工作。我随手又翻开另一份病例。患者崔德富,胃癌,在一家医院手术探查中发现拳头大小的肿瘤已与网膜粘连,胃壁、肝、胆、小肠及横结肠有广泛的白色小结节,肿物无法切除而闭腹。北京、上海多家肿瘤医院检查均认为无法治疗,后经孙秉严大夫一年多的治疗,病人身体康复。愈后的崔德富上班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

1976年,天津市医药科研部门对他的用药疗效作过调查和技术鉴定,仅在北京、天津两个城市163位病人中,就有八十多人分别生存六年到十八年。

孙秉严生长在山东莱阳县一个祖传三代的中医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他儿时就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十六岁那年正式随祖父学医,严格的教诲,刻苦的攻读,勤奋的实践,他医术日渐长进。1940年他只身到朝鲜开始行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群贤来归,百废待举。孙秉严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召唤,祖国传统医学要发展,先辈的遗志要继承,他决定回祖国。1953年他在天津市和平区东兴市场卫生院参加了工作。

当问及何时开始研究攻克癌症时,孙秉严说:“我从事胃溃疡,骨结核等病的科研工作中接触到许多癌症病人,患者的痛苦和欲求医治的渴望心情,使我不能平静。‘救死扶伤’,医之天职,我下决心向癌症堡垒进

攻。1957年便开始了临床研究。”

万事开头难。治癌，前人和现在人都没有留下借鉴的经验，他决定从分析病例中寻找突破口。这样，白天忙于门诊，晚上挑灯伏案分析病例，节假日走访病人或到图书馆查阅古医学文献，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孙大夫发现，癌症患者多有寒症，看来癌与瘀滞蓄毒有关，他从文献上找到根据，《内经》上说：营气不从逆于内理，乃生痼疽；名医华佗也指出：疽瘤疮肿之作，皆五脏六腑，蓄毒不流，非独壅寒而已。他茅塞顿开：患寒症者，定多有湿郁；湿郁则影响气机运行，气滞则血瘀。如果寒瘀积侵犯肌体某部或全身，使其局部和全身防护系统的功能失调，即脏腑经络功能低下，就会使瘀滞蓄毒形成毒结，恶化而致癌。

针对这种情况，孙秉严认为中草药治癌不打破常规用药是难以奏效的，倘不用剧毒中药则难达到治癌目的，于是，他从二千多种草药中精心筛选出几十种剧毒药物来。这些药在医书上的记载都是外用药，能否内服，还是个未知数，孙秉严决定进行自身试验。

进行这样的实验，有很大危险，老伴跟他火了：

“什么事都可以依着你，吃剧毒药做试验我不答应，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孙秉严笑了笑，安慰道：“我又不是蛮干，急什么？这不，备着解毒药嘛。要对病人负责，就得先担点风险。”说完他就吞下准备好的生巴豆。反应出现了，肚子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从头上不断渗出，接着是呕吐、腹泻……一次次地服下剧毒药，一次次中毒，孙秉严逐步掌握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中药“十八反”“十九畏”的清规戒律，外用药不能内服的框

框他突破了。这些药用于癌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关方面非常重视孙秉严的治癌成果，1969年他列席了全国肿瘤座谈会。1977年参加“全国肿瘤防治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治癌经验。

现在孙秉严的诊疗工作十分繁忙，各地求医者络绎不绝。他谢绝了许多单位优厚待遇的聘请。他对我说：“我已年逾花甲，1985年卫生部及有关医学单位就希望我把多年治癌的临床经验整理出版，现在已完成《中医寒热辩证新法》、《中医药治癌三个新进展》、《中医治疗肿瘤二十年》、《印法治癌防病与长寿》等文稿。”

他呼吁防癌治癌工作要进一步引起社会的重视，他还积极地建议有关方面考虑成立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肿瘤科研医院和开展我国的防癌保险事业。

三代御医之后

赵绍琴教授

刘燕玲

我信手翻着赵老留给我的一本清代《太医院院志》，这上面记有赵老先人的事迹。赵老的父亲叫赵文魁，字友琴。院志上记载为“花翎头品顶戴总管太医院兼管御药房御药库事务太医院院使”。清代御医至多官高不过三品，而赵文魁却官至头品，这不能不说是破例了。

赵老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史。从他高祖那一代起，祖父、父亲都是御医，但只有他的父亲成就和地位最高。一般人跨进太医院的门，从肆业生熬起，恩粮生、医士、吏目，最后升到御医，非从小伙子熬到白头不可。而赵文魁却在三十岁上就成了御医，说起来，这还是叨光“老佛爷”呢！一年，慈禧要去东陵打猎，太医院也得派人。当班的御医年纪大了，耽心受不了马背上的颠簸，赵文魁便站出来说，“我顶您的名去，太后身体好，管保不会生病。”没想到，刚去不久，慈禧发起了高烧，一声令下传御医，赵文魁上去了，仅一付药，就治好了慈禧的病。慈禧非常高兴，特赏赵文魁破格升为御医。这件事给皇亲国戚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在光绪、慈禧一死，原太医院院使、院判被革职以后，赵

文魁就被提上来，当了清朝最后一代太医院的院长。

赵老在中医世家的环境中长大，耳熏目染，他学会了不少父亲的“绝招”。父亲又指定医学馆内考第一名的学生翟文楼做他的老师，使赵老自幼打下了深厚的中医根基。赵老十七岁那年，已考取开业执照，他除每天看几小时的病人以外，早上五点就骑着自行车去名医汪逢春那儿学习，下午到施诊所在汪逢春的指导下看病，四点又去给当过御医的韩一斋写方，到了晚上，再上翟文楼处，将一天的疑问和心得讲给老师听。学医不易啊！在四五年的时间里，赵老的每一天都是在刻苦的学习、反复实践、不停的奔波之中渡过。解放以后，赵老又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了两年西医，解剖、生理、化验、检查他全懂了，再加上小时在教会学校打下的英文底子，他成了当时医术独树一帜的全才，从众多中医的应诊人数来说，他是北京市的前三名。

赵老不近烟酒，但他有一个嗜好，喜欢藏书。他家兄弟当中只他一人从医，在他父亲去世，弟兄们分家时，他别的财产不要，而留下了全部医书。这些发黄的线装书伴着他们赵家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不仅给了他们知识，也是赵家历史的见证。其中宋版的《脉经》、元版的《黄帝内经》、明版的《类证本草》、《本草纲目必读》、《东垣十书》等，都是迄今为数不多的珍贵历史文物，像清版的医书那就更多了。但十年内乱，这些一向珍藏于室的“老古董”却被红卫兵装了满满一大轿车，拉走了。赵老心痛得不得了，直到现在，这些书还大部分不知去向，赵老被发配五七干校。

大概与心情这份抑郁有关吧，1973年，赵老开始喉

咙嘶哑，最后失音了。同仁、北大、协和以及山东医学院的权威孙宏权教授，都确诊他为喉癌，说唯有手术一条路可走。赵老没有答应。回到家里，他自己给自己开方治病，三个月后，病状竟奇迹般地消失，到现在，已时过十三年之久，赵老还健康地活着，而且精力充沛，步履矫健，凡见过他的人都不相信他已到了六十八岁的高龄。

不知怎么，赵老治愈喉癌的事也传到了相声演员李文华耳朵里，他也被北京医院确诊为——喉癌。去年秋天，李文华找到赵老，说自己实在难以忍受化疗的痛苦，要求用中医治疗。吃赵老的药仅三个月，李文华好多了。春节渐近，李文华多么希望能像往年那样在电视上和全国观众们见面，也证明自己并没有像流言中所说的那样“死了”或“不久于人世”。深谙病人心理的赵老看出了李文华的心事，鼓励他说：“去吧，你可以登台，但不可过劳。”终于，春节联欢会上，人们又见到李文华那张憨厚而滑稽的笑脸了。

三中全会以后，可以说是赵老事业上的顶峰时期。他担任了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的顾问、北京市政协常委。他带了七名研究生，定期去鼓楼、宣武等基层中医院指导工作，同时，不断有各大医院、高级领导干部请他会诊，还时常被请到外地或国外讲学。1983年，在他应邀参加日本第三十四届东洋医学会年会时，被誉为“最受尊敬的人”，在一千多名佩带红花的代表中，他胸前的白花格外醒目，全场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这样的荣誉。

临别时，赵老对我说：“我很想在有生之年把清宫

医案都整理出来，那时的中医水平很高。我现在已完成了《文魁脉学》一书，但我的时间太少了，只能靠挤。可不完成这一心愿，那是国家的损失啊！”在离别赵老后我忽然想到：赵老的老伴、三个子女都是中医，赵老莫不是有意识地让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含有太医院血脉的赵氏经验香火永继吗？

中医痰病学专家

朱曾柏

洪 威 雷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外国人称之为“举世无双的伟大发明”，“无底的金矿”。

在开采这金矿的莘莘学者中，有一位没有学历而擅长治疗疑难杂病、疑难怪病、危急重症的专家。我怀着好奇心访问了他。

他今年五十五岁，目光明亮，红光满目。一九八一年以来，他超负荷地完成了一个副教授的工作量，还出版了《中医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论中医痰病学说》、《论中医内伤热病学》、《中医痰病学》以及增订本五部专著，发表了一百多篇中医学学术论文。日本医学杂志《汉方研究》，对他的专著作了专门介绍和摘译。

他，就是湖北中医学院副教授朱曾柏。

痰病学蹊径独辟

朱曾柏借鉴古人“怪病多痰”、“百病多由痰作祟”、“无一病不关痰”等学术见解，从各个不同角度

潜心研究痰病痰症。十多年来，他从大量中医典籍中，摘取数千年来论痰治痰之说，弃偏求全，参以己见，择善存真，反复验证，理出了中医痰病学的理论体系。从百家入，复从百家出，朱曾柏开拓了中医治疗由痰所导致的疑难杂病、疑难怪病、危急重症的新路，得到全国名老中医董建华、俞长荣、李克绍、丁光迪等教授、专家的肯定和支持。

朱曾柏的中医痰病学理论在临床中一经检验，就显示出良好的疗效。癌症患者张启焕系腹腔肿瘤向淋巴转移，左颈部肿块半月内增大如拳，坚硬如岩，先后在天津、武汉肿瘤医院切片检查确诊为淋巴转移癌。“化疗”、“放疗”均无效。

朱曾柏运用中医痰病学的理论，发挥中草药的优势，用化痰散结解毒之法，并佐以活血扶正，三月后，癌肿逐渐消失。三年多来，患者一如常人。再如有些应孕不孕、欲孕难孕妇女，极为苦闷，朱曾柏以化痰为主，佐以调肝行气，并以辛香化痰行气药外敷，治疗三月、五月不等，已使三十多位妇女喜怀身孕。

中医痰病主要是研究由痰所导致的肥胖病、夜游症、阳萎症、美尼尔氏病、心绞痛、高血脂症、肝大、中风、乙型脑炎、结石、恶性癌肿和当前西医尚无法明确诊断的四十多种病症。因此，中医痰病学的创立，为广大病患者带来了福音。朱曾柏说：“由于痰病痰症病性复杂，遍涉寒热凉燥、五脏六腑，故深感‘入之愈深，其进愈难’，然适逢盛世，各级领导又大力支持，我和同行们愿为弘扬中医痰病学，使之造福于人类，而竭力进取。”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中医痰病学成了我们交谈的主题，治疗疑难杂病的朱曾柏坎坷经历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五岁丧父，九岁时母亲离世。孤苦伶仃，来到一家中药店当学徒。从此他与中药结了缘。不到三年，竟把《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伤寒浅注》、《濒湖脉学》等医书背得滚瓜烂熟。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学习老中医治病开方，一点一滴取他人经验，十多岁就能悬壶乡里，为民众治疗疾病，解除痛苦。一九五四年湖北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他的家乡监利县淹没在大水之中。年方二十二岁的朱曾柏积极参加了防汛救灾医疗队。他在生死关头坚守岗位，为灾民防病治病，因而荣立特等功，破格保送到湖北中医学院进修深造。由于各门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留校任教。久旱禾苗逢甘露，他一头扎进中医这个伟大的宝库，“手披目视，口咏其言，心惟其义”，刻苦学习，努力发掘，不断攀高。冬去春来，二十七个寒暑假没有休息过，即便生病亦手不释卷。在“知识无用”的年代，他仍“执迷不悟”，在中医领域里上下求索，探源掘新，用之于民。八十年代，他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出版和发表了一百八十万字的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他的《论中医内伤热病学》为创立我国独特的热病学开拓了先河。

爱，这样付出

朱曾柏爱自己的事业，更爱养育他的人民。被人称